

明清八大家文

歸震川

方望溪

劉海峯

姚姬傳

梅伯言

曾滌生

張濂亭

吳擘甫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81113

6788

88880

歸震川文鈔目次

貞列論

泰伯至德論

甌噲

雍里先生文集序

沈次谷先生詩序

荀子序錄

夏懷竹字說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讀伍子胥傳

跋仲尼七十子像

答唐虔伯書

何長者傳

可茶小傳

計烈婦傳

見南閣記

譜例論

守耕說

項思堯文集序

五嶽山人前集序

尙書敍錄

西王母圖序

新校傷寒論序

送董可鳴序

贈醫士張雲崖序

讀金陀粹編

上瞿侍郎書

歸氏二孝子傳

篤溪翁傳

陶節婦傳

先妣事略

世有堂記

歸震川文鈔 目次

臥石亭記

菊窗記

張氏女貞節記

陶庵記

書張貞女死事

諸隱君墓碣

朱隱君墓誌銘

亡兒翻孫壙志

書齋銘

詹事陸公壽頌

龍裕州壽序

周氏雙壽序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弔何氏婦文并序

寶界山居記

本庵記

張氏女子神異記

書郭義官事

張貞女獄事

王烈婦墓碣

沈貞甫墓誌銘

女二二壙志

王氏畫贊并序

亡友方思曾墓表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秩

祭唐虞伯文代

祭鮑縣令夫人文

歸震川文鈔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伯父世母，慈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綬，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風，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非，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

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於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木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嗣者，繼祖者，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懸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以異也。

泰伯至德論

聖人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懷焉。人之喜怒發于心，不待聲色笑貌而喻，而意之所在，有望而知者，故受物于人，不在乎與不與之迹，而在于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天下之情，天下之所同，而滯滯迂緩，貪昧隱忍，將有不得盡其情者。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畧，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苟以異于頑鈍無恥之徒而已矣。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琦魁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之與人，而弑衄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能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死之後，僅三十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於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爭，可以同于伯夷，故聖人之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

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于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囊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于泰伯，而後爲天子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有泰伯之舉，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夫下歸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于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于戎狄，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視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常不能以預定，而曰百年之必至于此，不幾于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以辨之，而論語之注，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于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爲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爲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爲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所以爲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日，而于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于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于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子終于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苟得其讓，奚辨于國與天下也。苟盡其道，奚擇于君臣父子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于所未有之天下，舍家庭父子之愛，勦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

爲質，而必箕穎以爲大。歷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守耕說

嘉定唐度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度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度伯，予因二君，蓋如度伯也。度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度伯爲其女夫，予因度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度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值之，乃以其全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折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雍里先生文集序

雍里先生，少爲南都吏曹，歷官兩司，職務清簡，惟以詩文自娛。平居言若不能出口，或以不知時務疑之；及考其覆官所至，必以經世爲心，殆非碌碌者。嗟夫，天下之俗，其敝久矣。士大夫以婢媵雷同，無所可否，爲識時達變，其間稍自激勵，欲舉其職事，世共訾笑之；則先生之見，謂不知時務也固宜。予讀其應詔陳言，所論天下事，是時天子厲志中興之治，中官鎮守，歷世相承，不可除之害，竟從罷去。昔人所謂文帝之於賈生，所陳略見施行矣。當強仕之年，進位牧伯，爲外臺之極品，亦不爲不遇。而遂投劾以歸，家居十餘年，閉門讀書，恂恂如儒生。考求六經孔孟之旨，潛心大業，凡所著述，多先儒之所未究。至自謂甫弱冠入仕，不能講明實學，區區徒取魏晉詩人之餘，摹擬鍛鍊以爲工，少年精力，耗於無用之地，深自追悔，往往見於文字中，不一而足。暇日以其所爲文，名之曰枕齋錄，予得而論序之，以爲文者道之所形也。道形而爲文，其言適與道稱。謂之曰，其旨遠，其辭文曲而中肆，而隱是

雖聚千萬言，皆非所謂出乎形，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也。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雖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大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道勝，則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勝，則文不期多而自多。溢於文，非道之贅哉。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吾不能測矣。錄凡若干卷，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然存者不能什一，猶自以爲疣贅云。

五嶽山人前集序

余與玉叔別三年矣，讀其文，益奇。余固鄙野，不能得古人萬分之一，然不喜爲今世之文。性獨好史記，勉而爲文，不史記者也。玉叔好史記，其文卽史記者也。信夫人之才力，有不可強者。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去之而走。余固里之醜人耳。若有如西子者，而爲西子之曠，顧不益美也耶。故曰：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夫知史記之所以爲史記，則能史記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縉縉，甚矣。文之難言也。每與玉叔抵掌而談，相視而笑。今見其燁燁爾，洋洋爾，纏纏爾，別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能史記者也。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傳，荀卿之論，屈子之騷，莊周之篇，皆楚人也。試讀之，未有不史記者也。玉叔生于楚，其才豈異于古耶。先是以其稿，留余者逾月，似以余爲知者，而命之題其後。昔韓退之才兼衆體，故敘樊紹述，則如樊紹述。敘柳子厚，則如柳子厚。余不能如玉叔也。况史記耶。大苟能如玉叔，則亦里之捧心者也。

沈次谷先生詩序

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而垂老猶困於閭里，益不喜與世人交，而人亦不復見過。獨沈次谷先生數數過予，必

以其所爲詩見示，而商榷其可否。先生今年七十有八，臣目聰明，筋力強健，時獨行道中，人至山麓水涯及佛老之宮，往往見之。蓋先生同時人多凋謝，與之所寄，徒獨往耳，無與俱也。一日，先生手自編平生所作凡若干卷，俾余序其首。夫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論樂，必放鄭衛之聲。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摸擬剽竊，淫哇浮艷之爲工，而不知其所爲。敝一生以爲之，徒爲孔子之所放而已。今先生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文中子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已久矣。詩可以不續乎。蓋三百篇之後，未嘗無詩也。不然，則古今人情無不同，而獨於詩有異乎。夫詩者出於情而已矣。次谷知詩者，敢并以是質之。而其巖處高尚之志，世路艱危之跡，見于其自序者詳矣，故不論。

尙書敘錄

余少讀尙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摸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所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撥捨於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廬廬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宮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

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絃錄於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荀子序錄

荀子三十二篇，唐大理評事楊倞常移易其篇第，而今篇中亦多有失倫次者，欲余重加釐整，而憚于紛更。第別其章條，或句爲之斷長短，皆有意焉。而時有蕪謬，收韓子削其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之意，與其他脫文衍字，並爲識別，讀者可以一覽而知也。當戰國時，諸子紛紛著書，惑亂天下，荀卿獨能明仲尼之道，與孟子並馳，顧其爲書者之體務，富于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老，故其間不能無疵，至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也。自揚雄、韓愈皆推尊之，以配孟子，迨宋儒頗加詆黜，今世遂不復知有荀氏矣。悲夫！學者之于古人之書，能不惑于流俗，而求自得于心者，蓋少也。

西王母圖序

新安鮑良瑀，客于吳，將歸，壽其母，作西王母之圖，而謁予問瑤池之事。予觀山海經，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稱西王母之事，信奇矣。秦始皇東遊海上，禮祀名山大川及八神，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傳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然終身不得至，但望之如雲而已。漢武帝諸方士，言神仙若將可得，欣然庶幾遇之。穆王身極西土，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瑤，乃秦皇漢武之所不能得者，宜其樂之忘歸。造父何用，盜驪驂騞耳之駟馳歸，以求區區之徐偃王，穆王豈非所謂耄耶？列子曰：穆王觴瑤池，乃親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嗚呼！予一人不足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蓋有悔心矣。然又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世之樂，猶百年乃殂，後世以爲登遐焉。傳云：天子西征，宿于黃鼠之山，至于西王母之邦，執圭璧，好獻錦組，西王母再拜受之，觴瑤池之上。

遠驅升于弁山；乃紀丌跡于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山也，在流沙之西。而博望侯使大夏窮河源，不覩所謂崑崙者。此始如武陵桃源，近在人世，而述者也。武帝內傳云，帝齋承華殿，中有青鳥從東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頃之，西王母乘紫雲，駕五色龍，上殿自設精饌，以杵盛桃，帝食之甘美。夫武帝見西王母于甘泉，柏梁，蜚簾，桂館，閭，視，穆王之車轍馬跡，周行天下，不又逸耶。豈公孫卿所謂事如迂誕，積以歲年，乃可致耶。然史云，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則又何也。史又云，時去時來，其風肅然，豈神靈怪異，有無之間，固難言也。莊生有言，夫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子其歸而求之。西王母其在子之黃山之間耶。今天子治明庭，修黃帝之道，西王母方遍現中土，人人見之，穆，滿，秦，漢之事，其不足道矣。

夏懷竹字說序

生而無名，君子以爲狄道。有名有字矣，又有號者，俗之靡也。號至近世始盛，山溪水石，遍于閭巷。然使其無誇詡之心，有警勉之意，亦非君子之所鄙。夏煥章甫之號懷竹也，吾有取焉。先太常墨跡妙天下，尤工于竹，章甫允懷于茲，託之以自見，可謂知本矣。予旣爲說以勉之，而沒其美，非所以盡勸掖之道。因復以予所以知章甫者，冠于篇曰吾邑，章甫家子弟，皆知自貴重，喜爲容，在稠人中，不問可知。章甫爲人，滑稽與伶人伍，衣裳偏倚，步履邪施，忽去忽來，見者咸輕之。章甫于予，祖母爲從孫，于予，室人爲姑舅之子，內外皆兄弟，室人歸寧時，疾殆，東還入帷幃中，倉卒不可測。章甫親爲扶輜，徐徐行，面無人色。予先驅回顧爲之隕涕。章甫又乘其家，留予視湯藥，終夜不寐者二旬。室人旣沒，匍匐營喪事者踰月，予騎窮困頓爲世所棄，死喪之感，煥，煥無倚，青燈，孤影，獨，章甫款語其旁。章甫篤于義如此，人固不易知也。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難，未嘗不發憤慨。

寒而極言之。况予親得之章甫，此烏得而無言也。

新校傷寒論序

醫學惟張機最號名家，金匱玉函與黃帝越人之書，並重於世。而傷寒論備極進退損益之法，論者以爲通神。王叔和嘗爲之抄註，顧其簡編錯誤罕有倫序。自前固已病之，其後如安常許叔微之徒，咸有論述以羽翼是書，而世已不可得見。至於叔和之註，亦復淆亂本文，觀者殊不能了。吾邑沈君順甫，嘗用心於此，爲之科別釐整，錄爲上下二卷，間以示余，而請序之。蓋自先生之道廢，而百家技術，悉以苟簡其爲醫者，稽事制食，既不約於有司之法，而且學臆斷漫不識三世之書，徒以高標牌號，獨說軒岐，以射一時之利。而數家之市，視以爲歸。卒然抱病，以身委之，彼既不量其力之能否，與病之難易，而望意脈絡，強爲準擬。十指上下，羣藥紛然，則以人之病，而試於一揆之間者，多矣。所以然者，良由習之不熟，致之不深，眩瞽於疑似之際，而用之者輕也。順甫之醫，自其先世已籍籍有聲，而順甫益加勤敏，由家庭之授受，而上溯古人之用心，聚集古書於荅坡精舍，參互校讎，手自披寫，誦讀如儒者，而此書之編亦足以知其術之不苟矣。其必無俗醫之弊，而當以精良傳世也無疑。抑余聞醫之道，必兼取於地理時候之宜，而又參之以古今之變。昔之論傷寒者，多詳於外，而今之病傷寒者，多起於內。窮嗜慾以決性命，則其害有不止六氣之診者。斟酌變化，順甫當必自得之，而非言之所能盡也。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爲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爲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

而儒者先後衍說，作爲傳註，有功於遺經爲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說，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爲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爲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閱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濱。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嘗不以予言爲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然二子要爲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揚子雲作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爲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爲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爲業。異時童子鳴，從其先人遊崑山，尚少也。數年前，巖井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歎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子鳴於書，蓋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子鳴。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

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土梗已耳。子鳴鶴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嘗以贈之。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爲召公，猶召公之自爲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爲高潔哉。今世論士之去位，徒以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而爲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爲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爲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爲送楊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二疏之所以去，孟堅不能言也。退之於楊侯亦然。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爲樂。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爲樂耶。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爲不可及。吾猶以爲未能究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爲論之精者。余與太僕顧公少相知，公之爲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時奉使蜀，能爲朝廷不別疏骨肉，得大體。其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光時所難言。及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職，必欲以有所爲，不異往時爲給事，少年鋒銳之時，亦可以稱爲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

而海虞陳季常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贈醫士張雲厓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爲吏者，概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予頗疑其非經世之要。欲爲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生士爲之，下迨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爲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爲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有稱於一時者，其實不迨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及，而伎術亦然可歎也哉！嘉靖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以爲謝，因命予述雲厓之能，予於雲厓所治病狀未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厓世爲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爲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漉漉，治人生死立効。正德間，巨儒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讀伍子胥傳

嗟乎，余觀子胥避楚何智，而困吳何愚也。然鞭尸雪憤，類刺客事，不與其中庸焉。及子胥受吳之劍，豈爲楚殺子胥邪？使子房處此，必不羈縻於吳，早自去矣。是時白公與子胥均負楚難者，而白公本楚之公子，如重耳然，其急於報父可哀也。奈何自遺其國爲仲大義於天下者，固若是乎。聞有死事石乞能死白公古之養士亦多肝胆矣。

讀金陀粹編

自宰相監修國史，史官之失職久矣。以鄂國之勤勞志節，檜爲誣史，欲揜天下之耳目。蓋海內爲之銜冤者三十年，始得此編而昭雪。其後元史臣亦採此以爲傳，珂非獨爲岳氏之孝子慈孫矣。嗚呼！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卽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賊檜薰天之勢，万俟卨之徒，何足罪哉。何足罪哉。

跌仲尼七十子像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而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小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莫詳也。漢文翁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枨、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有御贊，及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卷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刑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間，斷斷如也。韓子云：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間，撫卷太息者久之。

上瞿侍耶書

有光少年時，試白下，始識閣下，深相慕愛。及先後舉於有司，閣下一日奮飛九天之上，顧猶不忘布素。見其潦倒，常所隱惻。往張文隱公爲考官，閣下與同事，榜出而有光落第，見公於邸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又謂有光曰：吾聞天下士多矣，如子者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者也。在館閣中，子之鄉，惟瞿太史深知之，成都趙孟靜知之。公再爲考官，再見之，其言亦如是。又曰：吾不能得子，二君者終必能得子矣。文隱公歿，有光年往歲徂，仕進之心落然。然猶不敢自廢罷，徒以文隱公垂盈，僥倖之望，亦特在朝如閣。

下相知者，有所嚮往耳。問得奉顏色，閣下所以接引而加隱側者尤甚。前歲始獲第，適閣下賜告還鄉，孤旅之迹，禿禿無依。隨調爲史吳興，夏初入覲，還幸遇閣下於京口。所以道生平，慰藉益勤。吳興、西、古、鄆、南、屬，在山水窮僻，龍蛇虎豹之與處。他勉二載，拊循孤窮，以不負孔子之訓。諸姦豪大猾，不使者亟騰謗議，當道憐之，未加黜謫。然羽翼摧殘，形神慘沮，方圖所以自解而去。因見閣下加獎拔之語，以爲士固伸於知己。自此意氣復生，方將刷飾於塵垢之中，奮拔於泥塗之內，振迅於阨塞之區。躍然如卽拜下風，侍君子覽盛德之輝光。邇者除書忽下，缺然失望，願已長貧賤。今備朝籍，爲六品官，豈求逾分。然窺測當道者意，蓋薄示之謫，而往時讒構之說益行矣。計此時除書之下，閣下甫到京席未及暖，國家之議未有所及，進賢退不肖之志未行也。夫君命無所逃，然朝廷之命官，亦量其才器之所任。士君子處世，亦自度其力分之所堪。而今以爲治縣之不能，而使之佐郡，非其任也。自知夫治縣之不能，而冒以佐郡，非所堪也。苟而赴之，其爲自欺而欺君甚矣。天子新卽位，天下之士起廢者數十人，皆出於膏肓沈沒之中，赫然光顯，有光自顧垂髻，荷先朝教養之恩，貢于成均，薦于京兆，無歲不與。計偕望天賦日之誠，白首而不摧挫，先皇帝末年始收之。願今同舉進士者，大半超拔，而有光在諸進士之中，悵不得比數，以是知其命之有所限，而才之無用也。夫以閣下之知己，而有光不獲自伸，則無可望者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士之出處進退，遲速有幾，自非知幾之君子，徘徊疑顧之間，其受中傷多矣。以閣下之知未及舉，而小人讒搆之說亟行，知君子之道莫勝也。其機械且復藏於冥冥之中，未知所究，安敢望榮進之塗哉。夫志士去國，不毀其名。荀卿屈原，賈生董仲舒之徒，去其國而猶全其名如此。四子者生於今之世，猶難矣。所以復敢瀆於閣下者，非復有望於榮進，亦欲使之得全其後世之名而已。夫能愛惜天下之人材，不得進而成就之，使致其功，抑使退而成就之，使不失其名。此爲閣下知己之大賜也。今已具疏請告，以爲小官之去就，亦當有禮，不宜錯默，以受讒人之構陷也。又在縣時獲保舉者二，應建儲詔，得恩封，欲求勅命，願一言主者，使先人蒙恩地下，人

子之志願畢矣。無任懇懇之至，不宜有光再拜。

答唐虔伯書

有光啓虔伯足下。向日張氏女子事，因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輒移書相曉，欲望少伸匹婦之冤。僕愚且賤，平生未嘗敢與有司之政也。茲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致疑於其間者，竊恐惑於先入之言，而未察於衆人之論。大率安享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冤，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至於當時下手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佐證，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挾淫姑以爲主，共殺一女子，如屠犬豕，往來蹤跡，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於詞之不定。諸兇因奸強逼而殺，雖其始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當一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繫顧慮，牽於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文具。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真可歎也。或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兇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污。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於死。誠死矣，一死自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餘阿脂章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婦女，抗志於羣污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真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沒幾盡，僅僅見于婦女之間。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錄，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脫禍，則天下之亂，何所極哉。前書倉卒，頗有抵牾，今續上記事一首，稍爲詳盡。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於其間，願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願其力之

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謔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日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縉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縉友愛無間。縉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縉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子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于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歸，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猶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何長者傳

何長者名緒，字克承，家會昌之白埠，倚蕭帝巖爲居。長者父卒，兄纓與其子亦蚤卒，遺孤孫，而長者庶弟方十歲，皆撫育以至成人。長者既善治生產，於其父業，贏數十倍。弟約與其兄孫，請與長者分。長者會其貲以爲三，兄弟平受之，不以祖父貽與己所創爲區別也。人有急求粟田，長者與之，價過當。其後事已，輒悔其田長者還之，不責價。年既老，鄉里高其行，縣爲請鄉飲酒，固謝，終不肯與。而會昌人皆稱以爲何長者云。長者妻劉氏，會昌城迺流南八十里，曰湘鄉，鄉有九田之屬，平川沃壤，多富人，而白埠有何氏，小田有劉氏爲中族。故長者與爲姻，長者所以能撫孤遺家，四世同居無間言。世謂家人之離起于婦人，凡長者之美，類劉氏助成之也。劉孺人事姑尤孝，姑年八十六，奉養備至。爲人平恕，有夜舫其篋者，物色之得其人，家人欲聞之，官問孺人所亡金若干，孺人曰：金無多，無用窮詰爲也，竟不言盜，遂獲免。會昌人皆云：不獨何君，乃其婦亦長者也。故爲作何長者傳。

歸子曰：長者之子，渭與余同在六館，今來佐縣，民有德焉。至觀長者之行，宜有子哉。何侯以事至南都，見其鄉大宗伯尹公，尹公題其堂曰永慕，而何侯之於其先，對人未嘗不流涕言之也。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頹然，蒼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漣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俾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慄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始如千歲人。昔東坡

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仙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

可茶小傳

可茶爲秦越人之術，醫者稱工焉。始可茶有賢母，蚤寡，家貧，欲爲縣書獄。母曰：爲是者多辱，苟貧不能業，獨不可賣蚊烟涼筵遺日乎。可茶願爲醫，其女兄之夫沈氏顛，願在練城世有傳業。可茶日往記數方，還錄之。又觀其製劑和丸，皆得之，乃爲醫。方坐肆，有求療者，饋紅菱青葱，母喜曰：是子醫必効，饋鮮菱者，如仙靈也。方言以家饒裕爲從容，是德之兆耶。可茶醫果日進，求者屢滿戶外，可茶或自外歸，酒醉，母卽怒責之。可茶善候顏色，母少有不樂，未嘗不長跪。母既責其飲酒醉，卽終身飲，未嘗敢醉，其他事受教戒皆如此。母所不嗜食物，卽終身不食。每至生辰，長齋數日，中歲無子，欲買妾，母恐其家失和，意不欲買妾，卽不買妾。寡姊有一子，因以爲己子，而養其姊三十餘年，至今無恙，其孝友如此。至于醫，貧者徒施藥與之，雖富亦不望報。以故縣中士大夫皆愛敬之。嘉靖四十年冬，予兒子患疹，可茶爲撤己事，來自練城三十里，晝夜調視，兒竟獲安。不獨其技，然而其爲人慈愛，使人感歎。余與可茶論小兒疹，前世稱陳文中異，攻散施於江淮間，無不效。今醫家以爲不可用，時其危急，死而復生之，其所製劑多祕不言，以爲有神術。竊窺之，卽陳氏方也。然可茶守丹溪之說，自謂恆得中醫。至自比李英公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云。可茶名卿，姓蘇氏。贊曰：孔子一稱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一古之醫師疾醫皆士大夫也。以可茶之孝，施之于醫，其活人可勝道哉。

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澗，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開，常取中裙廁，自澆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尙有少弟，於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後，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孀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沉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也。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澗，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隨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概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斬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計烈婦傳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詔山賊流劫江西湖東西，殺虜憲臣，三省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君受命爲平遠，平遠時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會田坑賊突起，將逼江蘭爲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壽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搗仙花峒，擒斬賊首，復與賊

戰爲其所困。賊因遣間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卽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筭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祠。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爲兵部職方郎中，虜薄都城，王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爲權臣所誤，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中，守法能敢爲，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覺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爲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蒙峻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烈婦之死爲之增重云。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宏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孺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姪，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貨雄，教尚簡實。與人始，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績，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

大者褰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筮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見南閣記

嘉靖十九年，余爲南京貢士，登張文隱公之門。其後十年，沔州陳先生爲文隱公所取進士，余爲公所知，公時時向人道之先生，由是知余，而無從得而相見也。其後十五年，先生以山西按察副使罷家居久之，而余始與先生之子文燭玉叔同舉進士。在內庭遙見相呼問姓名，甚慚，知先生家庭父子間道余也。因與之往來論文，益相契，間屬余記其所居見南閣者。先生家在雲夢間，而沔漢二水繞之。先生於其居爲花園，中爲小閣，沔之勝可眺也。蓋取陶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爲名。每與玉叔讀書論道之暇，攜之登閣遠覽，而沔去江南諸峯絕遠，實無所見。姑以寄其悠然之意而已。一日天新雨，清淨無雲，與玉叔凭欄，忽見諸峯湧出，樓觀層疊，崢嶸靚麗，久之而後散，而實非江南諸山也。余聞登州有海市，而往歲華亭海上從金山忽見海市，前此蓋所未聞。而史稱衛州城旣徙，而故時城堞樓櫓浮圖之影，皆於日中見之，神理變幻不可知。夫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殆有是耶。登州海市出於春夏，而東坡以歲晚禱海神，一日而見之，賦詩以自喜，云「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又云「潮陽太守南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今之所見，又非海市石廩比也。先生父

子必能賦之。余於陳氏兩世師門之誼，又重以玉叔之請，且又因以自通於先生，而爲之記云。

世有堂記

沈大中以善書名里中，里中人爭客大中。大中往來荆溪雲陽，富人延之教子。其言楊少師事甚詳，性獨好書，及爲歌詩，意灑然不俗也。卜築於城東南，取昌黎韓子辛勤三十年，乃有此屋廡之語，名其堂曰世。有夫其視世之撻取巧得，倏然而至者，大中不爲拙邪。其視世之貪多窮取，缺然日有所翼者，大中不爲固邪。嗚呼！彼徒爲物累者也。天下之物，其可以爲吾有者皆足以爲累，歎於其未有而求之，盈於其既有而不廢，夫惟其求之之心生，則不廢之意至。苟能不至於求也，故當其無有，不知其無有，一旦有之，亦適吾適而已矣。茲其所以能爲有者也。大中之居，本吾從高祖之南園。宏治正德間，從高祖以富俠雄一時，賓朋雜沓，觴咏其中。蛾眉翠黛，花木掩映，夜深人靜，環溪之間，絃歌相應也。鞠爲草莽幾年矣，最後乃歸於大中。夫有無之際，其孰能知之哉。純甫吳先生雅善大中，爲之請記，予觀斯堂之名，有足慨者，遂爲書之。

臥石亭記

余聞四十年前，太末之人，有來爲吾縣者，曰方棠陵先生。棠陵海內之士，遊何李諸人間，以詩文名。其爲縣令，風流文雅，有惠愛于人。至今人思之。嘉靖某年，徐君以選貢，自大學上舍調爲縣主簿，則太末之人也。君一見而問棠陵，庶幾吾民其有望耶。君構亭於齋之隙，扁以臥石。曰：吾少時喪吾親，嘗廬墓在浮石山，今宦遊于此，雖吳越比壤，杳然松楸，在千里之外。風木之感，不能頃刻忘之。是以名吾亭。余考圖志，西安之北，有石丈餘，水大至不沒。白樂天詩云：「浮石灣前停五馬，望濤樓上得雙魚。」君所臥豈此石耶。君今參與民社之事，不得復臥石矣。

抑仁人孝子之心一也。古之仁人，殺一草一木爲非孝。今吾民之疲瘁已甚，內有賦役之重，外有蠻夷之擾，君皆有事焉，能推其仁心，是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其棠陵之鄉之人也耶，是以爲之記。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羣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隴，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滌蘇頌洞，沈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爲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欽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盡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瑤之外，而天寶之末，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羶。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洗。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菊窗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浦之厓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鷗中。昔仲長統嘗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

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池，夏日清風，芙蓉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窗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制頽齡。」又云：「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猶多也。卒爲尚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窗之下，而請問焉。君名悅，字君學。

本庵記

客曹楊君伯厚，名其讀書之舍曰本庵，因其友張師周來請爲之記。余問其所以爲名者，蓋今少保司馬公爲曹郎時，生君於邸舍，而先少保公以御史視鹺事於江都，聞得孫而喜，乃曰：「吾居揚州，而此子生，因命之曰揚州民。且謂吾家再世榮祿，厚福之來，不敢居，令此子長得爲耕農足矣。」嘉靖四十一年，君登第，而主司以爲州民，非所以爲稱，乃更之曰俊民。君不能逆主司之意，而又不敢忘乃祖之命，故名其庵曰本者，以爲不忘其先少保云。夫所謂本者，猶言始也。凡物之生，皆始於本，故以本爲始也。昔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告之以禮之本主於儉。夫禮生於心，孔子不言而儉從其始，而求之未有不得其心也。傳曰：「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聖人之所謂本者，皆言其所始也。人能思天地之所生，則不至於違其性。人能思先祖之衍其類而生我，則不至於戕其身。人能思君師之所以治，則不至於遺君而倍師。故有子志之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言君子之爲仁，以孝弟爲始，則所以得其心也。君日侍少保公，承顏色養，不離於左右。孝弟之道，不勉而至，然且思先少保之在江都之日，其所存遠矣。少保公方掌邦政，以才德爲天

子所倚毗。君學魁多士，雍容南宮，弈世濟美，當世以爲難得。及余觀其一命名之間，而猶不忘其本如此，而後知君家之所以貴顯者，蓋有以也。是爲記。

張氏女貞節記

張氏女，湖州歸安人，都御史孟介之孫，瑞州通判弘裕之女也。少許聘烏程學生嚴大臨，大臨工部尙書震直之曾孫也。嘉靖七年，大臨以儒士試浙闈，遭疾，明年疾甚，且死。瑞州往來診視，歸語其妻。女聞之，閉門悉斂平時所製女工，凡裝送衣物，焚之。家人見閣中火起，驚問之。女曰：「吾已無用此矣。」語聞嚴氏姑，遣媼往覘之。女私謂媼曰：「病不可爲，當歸汝家，沒吾世而已。」舅姑感動，遣人往迎，父母難之。湖州太守梁君縣令感君高其義，皆致書瑞州，勸成其美。而大臨已卒，張氏服其服，往哭之，遂居次不遷。是時大臨年二十，女年十九，嚴氏因爲置嗣。及長，娶婦，而嗣子亦卒。遂婦姑相守，歸嚴氏。今三十六年，年五十四矣。余嘗著論，以爲女未嫁人，爲其夫死，或終身不改適者，非先王之禮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言壻免喪而弗取，則可以嫁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非，不次，歸葬於女子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猶不繫於夫也。先王爲中庸之教，示人以人情之可循。女已許人矣，免喪而弗取，則嫁。未廟見而死，則歸於女子之黨，其不言壻死而嫁者，此曾子之所不必問也。雖然，禮以率天下之中行，而高明之性，有出於人情之外。此賢智者之過，聖人之所不禁。世教日衰，窮人欲而滅天理者，何所不至。一出於惟奇之行，雖不要於禮，豈非君子之所樂道哉。微子箕子，比干三人者，同爲紂之近戚，其所以處之者不必同，而孔子皆謂之仁。若伯夷、叔齊、舍孤竹之封，而隱于首陽，未有祿位于朝者也。於

君臣之義分亦微矣，而恥食周粟以死，孔子亦謂之仁。嗟夫！世之論人者，亦取法於孔子而已矣。

張氏女子神異記

嘉靖甲辰夏五月，安亭鎮女子張氏，年十九，姑嘗凌與爲亂，不從。夜羣賊戕諸室，縱火焚尸，天反風滅火，賊共昇欲投火，尸如數石重，莫能昇。前三日，縣故有貞烈廟，廟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轟轟有聲，縣宰自往拜之。時大旱三月無雨，士大夫哀祭已，大雨如注。賊子籲天拜，拜忽兩腋血流，縣宰命暴姑尸壇上，禁其家不得收。家夜收之，雷雹暴至，羣鬼百數，啾啾其來，遂逐棄也。及官奉檄啓視女子，時經暑三月，不腐，僵臥膚肉如生，到脅二創，孔有血沫，作人吐舌，謂未有也。噫，亦異哉！觀古傳記載忠烈事，多有神奇，今日見之益信。於是知節義天所護，然不能護之，使必無遭害，何也？悲夫。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物物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常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人，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睫之間哉？蓋孔子兩美頌曰：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且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渣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犬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飢寒憊於膺，而情性不撓，則於晉宋間，真如蚺蟻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於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於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象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夷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姬，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攜入姬家飲酒，及客子嬰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殺爲歡宴。姬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適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愧死耶？一日，輻輳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

實告。居久之，嫗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榜掠。惡少中有胡巖，最桀驁，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衆言曰：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曰：小新婦介介，不可入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歡然一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爲然，謀遣其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帨，欲以遺所私奴。貞女曰：奴耳。吾豈爲奴織帨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梳，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梳擲地，嫗以己梳與之，又折其梳，遂罷去。頃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人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極其陰，共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憚，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闈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難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或。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柱中出，人以爲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歎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悚，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爲首飾之麗，無疑致從檢非是。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備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之，巖裸身著草履，其衣爲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巖尙揚揚在外，爲賂驗者。貞女嘆下刀孔，容二指，尙有血沫噴湧，作人裂其頸。護曰：無傷者，盡去其衣，膚青腫，寸斷如畫紋，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市人盡呼冤，或奮擊作人，縣令亦知作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巖等。先是，嫗賞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有張副使能官家居，與丁憂丘評事，兩人時時入縣，縣令問此兩人，張顯丘曰：老法司謂何？丘曰：殺一女子，而償四五人，難以中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繁，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即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鼓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於六月不雨，及是大雨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嫗於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令亦疑巖所爲，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數有神怪，至是，暴嫗屍於市。汪客夜持棺欲竊斂之，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爲從者，會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鞫問數四，不易辭，令無如之何。緡貸朱旻，旻是夜實其殺者，不獨於戶外竊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竟日相謀。丘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楮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爲涪州知州。

以卒。貞女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屍，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勸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卽此一事，其反覆何所不至，獨恃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褚隱君墓碣

前史有孝友傳，余嘗歎之。世之善人君子，非其蹟著於朝廷，莫可得見。至於巖壑草莽之中，沒沒者多矣。其得列於史，蓋百之一二也。若榆次褚隱君者，其孝友篤行，非其子進登於朝，與當世之君子遊，亦何以稱焉。隱君世家榆次東白一里，考諱鑛仁，善好施。畜牧於沾之重輿山間，牛羊以谷量，人稱之爲東山翁。東山翁病且死，君顛天求代，養禱山神祠，去其家數里，所十步一膜拜，見者憐之。又爲母特佛氏孟蘭經，十五年不輟，咀齋蔬有鮮必進，乃敢嘗。從父兩人無子，孝養之終身。已喪葬，立其祠，爲弟更娶後妻，及其避徭之旁縣，召還，分與之田宅。縣中有大役吏，請賄免。君曰：吾有財，不佐縣官之急，而以私吏耶？歲租必先入，里人化之，無敢通者。人有病死，先嘗盜禾爲田主所笞，遂誣以毆死。君率衆白於官，爲直其事。歲饑，山莊千石穀，皆以賑飢民，猶有不逞，盜其窖中藏，其黨泄之，曰：是不能忍飢而至是，不足問也。然家自是乏，至人有求，必屈意赴之。平生重然諾，不與人分爭。田宅財物必讓，而布衣蔬食，終其身。嘗自號善菴。榆次張先生曰：善菴孝友忠信，今時罕見。雖暫困，天將使之有後，其後果然。娶李氏，繼娶秦氏，最後娶賈氏，皆有賢德。君以嘉靖三十六年八月辛酉卒，年六十有一，葬於其縣之楊安祖塋之次。先二孺人，子男五人，鍼錠、鈇錠、鈇錠。女一人，適杜庭元。鈇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在京師，具狀謁余，書其墓石，銘曰：

在晉之遼，响响原隰。草莽廣厲，羊牛漑瀝。有美伊人，仁服義襲。巖巖厥子，載觀其入。允矣國器，其究有立。前聞是道，公卿是爲。後將考始，其在於斯。

王烈婦墓碣

余生長海濱，足跡不及於天下。然所見鄉曲之女子，死其夫者數十人，皆得其事而紀述之。然天下嘗有變矣，大吏之死，僅一二見。天地之氣，豈獨偏於女婦？蓋世之君子，不常其事，或非其人，故無由而見焉。嘉靖三十三年，倭夷入寇，余所居安亭，有一女子自東南來，奔衣結束甚牢固，賊逐之，至一佛舍，欲污之，不可得，乃剖其腹，腸胃流出。里人爲藁葬北原上，竟不知其姓名。余欲爲之志其墓而未及也。至如王烈婦之死，在姻親之間，今二十年而無一言以紀之。至是其弟執禮，始請書以勒石其墓。蓋烈婦之夫周鎰，蚤死，遺二孤，已而皆病，疹長者七歲而死，幼者疹愈矣，復病，病又經年，爲之廢寢食，百方求瘳之，不可得，亦七歲而死。烈婦於是自縊也。嗚呼，豈不悲哉！執禮稱其在室，好觀古書，父謁選，卒於京師，姊每哭之，聞者莫不悽然淚下。平時撫教執禮，甚至妹嫁而恥其姑之行，不肯執婦禮。一日，姊妹相聚，語及之，姊曰：妹過矣，曷若盡孝，使之自媿而不爲也。又言他人於死生之際，誠難，姊於是直視之甚輕，蓋未嘗經意也。真可謂赴死如歸者矣。周鎰，父諱士工部都水司主事，祖諱輝，封監察御史，太倉人。烈婦，父諱可大，太學生，祖諱秩，雲南右布政使，岷山人。其卒以嘉靖十八年十月初四日，年二十有七，葬在雙鳳里吳墟之原。其明年，太倉州守上其事於巡按監察御史，奏下禮部，旌其閭。國家依古格，旌表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人之過者，有所觀法，不然者，以爲恥，所以扶翊世教，其意遠矣。會水部君卒其家，寢其事，未有舉者，而鎰又不置嗣。執禮時時夢見烈婦，攜其兒，或長者，或幼者，蓋其精爽不亡云。

朱隱君墓志銘

君諱珽，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冒陳氏，而贅於朱。趙溼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爲朱氏。故里人皆稱爲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僂。君隕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爲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遽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襲尙書，應對慷慨。尙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爲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未入郭中，問儒生學，弱冠選爲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經，輒籍記。得進士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爲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嘗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調卸人，遂至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詠，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能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和，絕不與人較。寄傲草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主司第其文最高，學者傳誦之。卒，僨君所願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男二人，長卽用賓。嚴氏出，友恭尙幼，女三人，王瑱、陸萱、吳中英，皆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諾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尙在殯，何忍爲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性婞直兮，不能蕘也。躬草萊兮，奚墳典也。若爲義兮，自屯蹇也。有嗣人兮，能振舉也。逃閑野兮，老閉鍵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職也。吾爲斯銘，石可篆也。

沈貞甫墓志銘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自遊虎山西嶼，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之窮於世，貞甫獨相情。

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不以人之說，而有勤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嚇，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嘗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飾，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僇仆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閒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余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亡兒翻孫壙誌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執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翻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遊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尙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

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閑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卽持去，忻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喪，日已西，尙未午殮。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兒市宅，直己繼而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答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答者聞兒死，爲之大哭。余窮於世久矣，方闔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於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蚤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琅，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壯，無疾也。執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攜，笑言滿前。歸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攜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鑿登甚苦。蓋不聽吾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於余，何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於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閩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循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僂瓊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倖擾，王虺封豕，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耶。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埋，必蒙俱而驚蓋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嚙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筑筑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稜，韓子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於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是適子亦殤也。而

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一「郎之戰，汪錡死，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女法而已。至於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於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少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尙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書齋銘

齋故市廛也，恆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爲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俱。無中庭，以衢爲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爲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

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爲藩籬，裏以脩扉，用息人影，然耳邊聲闐然。每至深夜，鼓鼙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春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以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樹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况天闊地蕪，神區鬼奧，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東亘巨海，西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春遊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尙不得一至。卽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爲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春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其宮。余居於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揚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滯。火熱水濡，深夜亦驚。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爲道爲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荆棘滿室。厥恐惴惴，危塔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穢心性。矧伊同胞，舉目可憫。藩籬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旣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王氏畫贊并序

余妻太原王氏，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余哀念之至，恨無善畫者。因記唐人有云：「景暖風暄，霜嚴冰淨，」此爲吾妻畫也。又流涕誦揚子雲之詞云：「春木之葩兮，援余手之鶉兮。去之百歲，其人若存兮。」後二月，門

人許進士，使其弟來畫，余口授之，許默然良久，爲作此畫。家人見之，莫不悲慟，以示諸姨，皆流涕。小姨以爲眞是
舊姊，但不言耳。然如余所稱揚子雲、虞伯施語，未能畫也。涕泣而爲作贊曰：
哀竊窺，思關雖杳不見，乘雲霓，墮明月，遺輕裾，風蕭蕭，慘別離。來陳寶景帝珠，何珊瑚，是耶非？景一作影

啓事陸公壽頌

爲事府陸公異時，以文學官禁林，侍鱗展，鑿天下之望久矣。某昔年仰公於日月之上，今日拜公於湖海之間，驚
委風骨，玉色金聲，年彌高而彌壯也。天佑皇家，貽以國老，翊贊鴻圖，調發元氣，固宋社不拔之基，躋蒸民仁壽之
感。夫豈獨康濟一身，爲山澤之壘而已。小子不佞，乃作頌曰：

巖巖陸公，系自機雲。惟陸於吳，非世有聞。傳至於公，久而愈芬。滄海育靈，協氣氤氳。昔我孝皇，聖德淵淳。爲億萬
年培植以仁，豈惟以仁，又貽其人。公方壯齡，厥聲日新。南金的礫，公爲絕倫。登於廊廟，華國以文。石渠東觀，古風
載殷，爛然雲霞，光映紫宸。羽儀三朝，如鳳如麟。胄子之命，學士斷斷。譚經講幄，正道是陳。造膝數語，人誰敢云。公
或居外，亦著其勛。公還於朝，龍光日增。位於列卿，比帝典墳。身負日月，氣縕風雲。春宮濟濟，公率其羣。天子念公，
曰惟汝勤。錫以歸老，以慰元臣。公居粉野，葆性全眞。大江之南，五湖之濱。冷然御風，其樂無垠。國有黃耆，朝野所
新。天錫難老，以爲吾君。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佐我皇明，萬億千春。

亡友方思曾墓表

予友方思曾之歿，適烏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
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蓋天之生材質難，其所以

之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待，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材，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問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歎，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墮龍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冀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懣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其憤懣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蕩，儻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於中庸之途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下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墅，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余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予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樊之語。思曾凌曉乘船來告，予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予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旣爲銘，子獨痛思

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駑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就馳騁眩駑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纁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淳甘臙，腥醢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訶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其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適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鄭母唐夫人八十壽序

予友鄭君叔魯，少遊莊渠甘泉二先生之門。晚與唐以德爲友，居於郡城。士大夫皆崇尚之。今年十二月某日，奉其母太夫人唐氏爲八十之壽。予與伯魯同爲魏氏諸情內家，諸弟多從伯魯學者，於是濟甫來請予爲太夫人壽序。蓋唐氏長洲望族，而鄭自華原王以來，數百年爲簪纓世家。予以魏氏之連，常有女婢往來，數能道太夫人之德。而伯魯循循學道，日致孝養，有人子之所難者。世俗之所慕豔，惟一時之輝華顯奕，而家門之內，多有虧敗。其於所得於天之數，往往不能以全。而鄭之和氣，獨鍾萃於一門。蓋伯魯之尊人與太夫人，皆高年在堂，伯魯夫婦借老，今年六十，而其子已有孫，於是鄭氏五世矣。父母夫婦兄弟子孫，皆全天倫之樂，求之於世，蓋無有也。以

伯魯之材，使之用於世，可以致顯仕爲不難。顧以拙於時，而獨重於鄉里之間，然豈以此易彼哉。予賦命窮獨，伯魯之所有，無一全者。如溺者於岸上之人，飲酒嘯歌，舉首望之，何以爲情。故於澹甫之請，非敢爲賀，書所見而已。是爲序。

周氏雙壽序

古者親愛其人，必欲其久生。欲其久生，故致其頌禱之意。詩三百篇，以壽爲言者多矣。古有上壽，有祝壽，有爲壽。蓋無非致其親愛之意，非必施於高年耆老之人。惟古之養老之禮甚備，未嘗有於其生辰而爲壽者。蓋自今世，淺以成俗，子孫以是爲降禮，而姻婚黨友以是爲好問，去於古則遠矣。雖然，人之愛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愛者，無不爲也。敬其親者，無所不至，則凡可以致其敬者，無不爲也。愛敬其親，亦愛敬人之親，則凡可以愛敬人之親者，無不爲也。今之爲壽者，其進是歟。周君良佐，循理率力，共庶士之職。厥配朱媿，慈儉溫良，服珥姻之教，邑里稱之久矣。今年六十而爲壽，其父母之慈也，其子之孝也，其婚姻黨友之恭敬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此亦所謂有其舉之，莫可廢者乎。君之子才，嘗識予於太學，而余友顧文載，予爲黨友者，故往爲壽，而屬余序之云。

祭唐虔伯文代

嗚呼，黃鶴摩天，一舉千里。蜩與鴛鳩，榆枋而已。孰云不然，兩易其處。先生之志，而止於此。顧視童嬰，凌空出羽。嗚呼哀哉。昔在學宮，侃侃斷斷。行則方履，語則正襟。邈然孤特，高步士林。排難立節，義色必形。諸生後學，退讓逡巡。州牧邦伯，來咨來詢。干木之廬，過者則欽。秦所指目，玳瑁南金。胡以白首，獨抱遺經。積日累月，旅貫在庭。一命之

樂道殞彭城。嗚呼哀哉。凡我同門，夙承奧旨。歲月荏苒，漸德無似。三年不見，夢寐京邸。聞有歸音，相告以喜。瞻望城西，素旌來止。其誰與歸，九原莫起。臨觴一慟，薦于筵几。嗚呼哀哉。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門。及其崇貴，與皇家通。維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皇，統壹聖真。考禮擬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侑。文康雍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於兩宮，從后之居。太室穆穆，佐上册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苑騰騰，比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然千載，大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命爲多。有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詰命，一品之貴。薨有奏訃，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尙饗。

祭鮑縣令夫人文

於惟淑靈，貞觀嫺娟。女儀罕儷，婦道莫肩。克相君子，並躋時賢。未展大庖，來烹小鮮。提攜相從，休戚共憐。內諧琴瑟，外贊鳴絃。井臼已失，冠帔在前。食祿衍衍，垂衣襜褕。夫何委世，不竟當年。昔也賤貧，亦惟多適。今既富貴，而卒不延。匪人之能，悠悠蒼天。遵彼吉路，輶車言旋。氣無不之，靈其往旃。山迢水遠，行道悽然。太行王屋，白雲之間。

弔何氏婦文并序

何氏婦，鄒平王教授周君女也。始鄒平君教長興，婦與何生隨家長興。何生病，婦潛自割肱，合椒湯進之，良愈。鄒平君既遷官，生夫婦還崑山。一日婦病死，生與予亡妻有兄弟之戚，爲童子時嘗來子家。子妻死，生亦不來。不意

數年間，生亦有妻已死，見生言之，潛然淚下，爲文以弔之。

惟孝子之獨行兮，世或議其爲奇。苟毀身以全親兮，又何垂於民彝。斯前世之所傳兮，在人子固有之。至於今而創見兮，婦爲夫而自刳。夫與婦其一道兮，夫孰謂其非宜。殘肢體以事君子兮，謂白首其相隨。胡淑婉之速化兮，忽自背而先馳。致夫君之徬徨兮，形枯槁而面顰。且出門而難歸兮，夜涕泣於空幃。惟夫病之可念兮，尙無愛於玉肌。何遐舉而不顧兮，乃又遺之以離悲。自今其被疾而致羸兮，又誰爲之憂危。彼萬族之相託兮，各得其偶以嬉嬉。夫人生之有妃匹兮，固百年以爲期。何中道而自失兮，行忽嘆其低離。子昔嘗歷此變兮，悅日遠而星移。憶何生之垂髦兮，悼往昔而傷咨。况同事而相感兮，不知夫涕淚之淋漓。



影泉